



汉语表示方向目标的空间介词使用偏误研究

Ayu Trihardini¹⁾

¹⁾ Program Studi Ilmu Linguistik, Universitas Indonesia

E-mail: ayu.trihardini@ui.ac.id

摘要

在人类一生的发展过程中,个体始终处于不断移动与空间转移之中。在描述出行经验及其方向关系时,往往需要借助空间介词来表达相关意义。跨语言研究表明,最为常见的三类空间介词主要用于表示位置、起点方向以及终点方向。在汉语中,较为常用且具有代表性的空间介词包括“在(zài, 表示位置)”、“从(cóng, 表示起点)”以及“到(dào, 表示终点)”。

尽管空间介词在日常交际中使用频率较高,但对于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而言,其习得过程仍具有一定难度。在进行方向表达时,学习者往往容易在空间介词的使用上产生偏误。

本研究旨在:(1)探讨学习者在表示方向终点的空间介词使用中所呈现的偏误类型及其分布倾向;(2)分析学习者在方向表达中产生相关偏误的可能原因。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国立大学(Universitas Negeri Jakarta)汉语教育专业2020级学生在第4至第6学期所完成的作文任务。研究对象限定为包含表示方向终点的空间介词结构的句子,且语料均为书面语形式。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Carl James的偏误分析模型对语料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学习者在空间介词使用中主要存在以下几类偏误:(1)方位词成分缺失;(2)介词或方位词选择不当;(3)语序错误;(4)语序与介词选择混合偏误。

本文认为,学习者在使用汉语方向类空间介词时,其偏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母语空间认知模式对目标语的迁移影响。与印尼语相比,汉语更强调方向识别、身体方位以及事件发生顺序之间的逻辑关系。然而,该假设仍有待从认知语义学视角开展进一步研究加以验证。

关键词: 偏误分析;介词使用;汉语空间介词;方向表达

Abstract

Naturally, human beings always moving and changing locations throughout their lives. In describing the experience of traveling and journeys with direction, spatial prepositions are used. The three most common spatial prepositions in various languages express location, source, and goal. Common Chinese spatial prepositions used and studied include the prepositions zai 'at', cong 'from' and dao 'to'. Although commonly used in speech, prepositions are considered difficult to learn for students who are learn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When producing directional speech, students often make mistakes in using Chinese spatial prepositions.

This study aims to: (1) Find the tendency of types of errors in the use of Chinese goal prepositions; (2) Explain the possible causes of students' errors in the formation and use of spatial prepositions in Chinese directional speech. The data in this study are limited to sentence constructions containing spatial prepositions of the direction of destination obtained from the composition assignments of student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Study Program, Jakarta State University (PSPBM UNJ) class of 2020 during the 4th, 5th, and 6th semester. The sentence constructions collected are all in written form. This study uses Carl James' error identification model in analyzing error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there is a tendency for students to make errors: (1) missing constituents in the form of localizers, (2) choosing prepositions, localizers, (3) sequence errors, and (4) mixing sequence errors and choosing inappropriate prepositions. The author assumes that the use of Chinese spatial prepositions of direction reflects the spatial concept of Chinese speakers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Indonesian speakers, namely



consider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dentification of direction and body direction with the logic of the sequence of events important. This assumption still needs to be proven by further research from a cognitive semantic perspective.

Keywords: *Error analysis; use of prepositions; Chinese spatial prepositions*

一、前言

在人类一生的发展过程中，移动与空间位置的转移是一种基本属性。在进行移动时，人类需要对方向与位置进行判断与认知。与移动相关的经验涉及方向信息，并在人的认知系统中形成相应的空间概念。这些概念被用于理解空间中的位置关系，使人类能够在行动之前判断方向、预估行进路线（甚至在黑暗环境中），进行方向指引的提供与理解，以及完成空间位移行为。人类关于方向的经验通常通过空间介词加以表达，因此，空间介词在方向表达中具有重要作用，并被广泛应用于语言交际中。

跨语言研究表明，不同语言中最常见的三类空间介词主要用于表示位置、起点方向以及终点方向（Ursini等，2021：3）。在印尼语中，分别使用“di”表示位置，“dari”表示起点方向，“ke”表示终点方向。尽管空间介词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并在日常交际中频繁使用，但对于以汉语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而言，介词仍然是一个较为困难的学习内容（Yang, 2021；Zhao, 2020）。

学习者对空间介词的理解程度会直接影响其方向表达的准确性，从而可能导致偏误的产生。空间概念本身具有一定的抽象性，而不同语言在表达空间关系时存在差异。在外语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在使用目标语介词时所遇到的困难，通常源于母语与目标语在用法及语义上的差异（Musona & Mushangwe, 2014）。基于此，本文拟开展相关研究，具体目标为：（1）探讨印尼学生在使用汉语空间介词（表示方向终点）时的偏误类型及其分布特征；（2）分析其偏误产生的可能原因。



空间介词在汉语教材中具有较高的出现频率。以《汉语教程》（Hanyu Jiaocheng）为例，常见空间介词主要包括以下两类：（1）表示位置的介词，如“在（zài）”，用于说明动作发生的地点，例如“在公司工作”、“在楼前集合”；（2）表示空间位移或方向变化的介词，如“从（cóng）”、“到（dào）”、“往（wǎng）”，例如“从这儿到那儿”、“从这儿一直往东走”、“到红绿灯那儿往左拐”、“往那边去”、“往前一直走”等。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空间介词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以非连续形式组合使用，如“从……到……”、“从……往……”、“到……往……”。此外，不同空间介词在语义上分别对应不同的空间关系，即表示位置、起点以及终点。

Yang（2021）指出，在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中，有关介词的研究仍相对有限。现有研究多集中于短语层面，如介词短语的结构类型及构成要素（Hou, 2023; Leng, 2008; Rahardjanti, 2019）、介词短语的对比分析（Liang, 2008; Liu, 2021; Zelia, 2012），以及介词短语使用偏误分析（Anas, 2012; Hu, 2022）等。

在空间介词研究方面，Ursini等（2021）从语义角度对汉语空间介词“在（zài）”、“从（cóng）”、“到（dào）”以及方位词“前、后、上、下”进行了分析，探讨其多义性及上下义关系。该研究指出，空间介词与方位词可以与名词结合构成介词短语，并对其语义关系进行了系统描写。然而，该研究主要集中于短语层面，尽管提供了句子层面的例子，但并未深入分析句法层面的使用情况。

从研究对象来看，现有研究多集中于表示位置的“在（zài）”以及表示起点的“从（cóng）”，而对表示终点方向的介词关注较少。总体而言，以往研究多集中于短语层面，尚未对空间介词在方向表达句子中的使用进



行系统探讨。

基于此，本文对印尼学生在句子层面使用汉语表示方向终点的空间介词时所产生的偏误进行分析。句子层面的数据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学习者对句中各构成要素之间语义关系的理解，包括移动主体、谓语动词、所使用的介词以及参照地点之间的关系。因此，通过句子层面的分析，有助于揭示印尼学生对汉语空间方向概念的认知情况。

为获取较为自然的语言数据，本文选取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国立大学（Universitas Negeri Jakarta）汉语教育专业2020级学生在第4至第6学期完成的作文作为语料来源。

根据初步观察，学生所使用的空间介词主要包括：（1）表示位置的“在（zài）”、“于（yú）”；（2）表示起点的“从（cóng）”、“自（zì）”、“从……到……”、“从……中……”；（3）表示终点方向的“到（dào）”、“向（xiàng）”、“往（wǎng）”、“朝（cháo）”。

本文以表示方向终点的空间介词为研究对象，旨在分析印尼学生在使用此类介词时的偏误类型，从而揭示其使用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介词是后接名词或代词的一类词。介词与其后面的词语共同构成介词短语。介词短语在句子中可以充当动词性句子的状语，也可以在名词短语中充当定语。

根据Zwarts与Gärdenfors（2016），方向类空间介词用于描述一个运动实体（trajectory, TR）相对于参照物（landmark, LM）的移动关系。英语中的方向介词分为三类：

表示目的方向的介词，例如：to, into, onto, towards

表示来源方向的介词，例如：from, out of, off, away from



表示路径的介词，例如：through, over, along, around, across
汉语空间介词的系统性研究相对较少，因此相关分类与分析尚不深入（Gao, 2015: 72）。根据笔者的文献梳理，汉语语法学界通常将空间介词归入时空介词之中，而未对其进行单独区分。

在汉语中，方向目标的概念通常通过使用“向（xiàng: 向）”、“往（wǎng: 向）”、“朝（cháo: 朝向）”或“到（dào: 到）”等介词来表达。在句子中，介词“向、往、朝”置于谓语动词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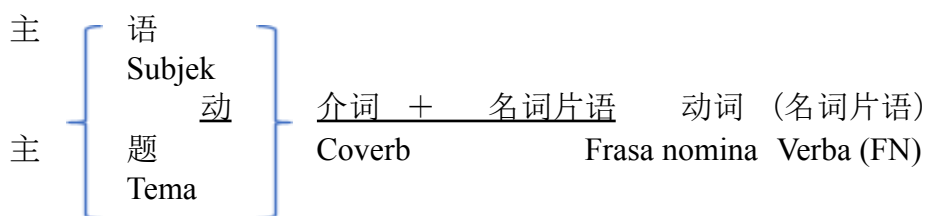


图1. 连动式(介词性动词) 句子结构(引自Li & Thompson)

如上图所示，汉语方向表达在句法上具有较为严格的语序规则。这一语序主要适用于“向（xiàng）”、“往（wǎng）”、“朝（cháo）”等用法。根据Li & Thompson (1981: 285 - 286)，汉语中的介词多由动词虚化而来，因此在发挥介词功能的同时，仍然保留一定的动词特性。Li & Thompson将其称为“兼类动词（coverb）”。

相比之下，“到（dào）”的使用在句法上相对灵活，可置于动词之前或之后，且表达的意义有所不同（Li & Thompson, 1981: 314）。“到（dào）”位于动词之前时，其使用通常限定于以下几类动词：

位移动词（verbs of displacement），即表示主体或客体发生位置变化的动作动词。这类动词可以在其前后接带有处所名词的成分，但所表达的意义不同：当动词位于“到（dào）”之前时，表示运动体（TR）移动后的所在位置；当动词位于“到（dào）”之后时，则表示动作发生的地点。例如：飞（fēi）、跑（pǎo）、跳（tiào）、扔（rēng）等动词表示将TR带到新的位置，因此与“到（dào）”搭配时表示到达目标方向。

姿态动词（verbs of posture），即表示事物（通常为有生命体）姿态的动词。这类动词在前后接处所名词时，不会改变句子的基本意义。例如：坐（zuò）、站（zhàn）、躺（tǎng）等。

在汉语中，与空间介词搭配使用的动词通常为动作动词。在表达方向时，常



常还会使用带有方向意义的趋向动词，如“去（qù）”和“来（lái）”。这两个动词可以用于连动结构中，用以表示动作是远离说话者还是接近说话者，例如：

他到我们学校来了。
Tā dào wǒmen xuéxiào lái le.
“他来到我们学校。”
他到我们学校去了。
Tā dào wǒmen xuéxiào qù le.
“他去我们学校了。”

方向类空间介词的功能在于连接动作或事件（由动词表示）与其发生地点（由LM表示）。从方向意义来看，“向、往、朝”表示TR朝目标移动的过程；而“到（dào）”则表示TR已经到达目标。

部分汉语语言学家将介词称为“兼类动词（coverb）”，这是基于其来源于动词并保留动词特性的事实。

汉语方向表达中包含多种空间范畴。除介词外，还包括方位词，如“上（shàng）”、“下（xià）”、“前（qián）”、“后（hòu）”等。Ursini等（2021: 2）通过以下例子说明介词“在（zài）”与方位词在方向表达中的使用：

1. 张三坐在桌子前。
Zhāng Sān zuò zài zhuōzi qián.
TR V PREP LM Loc.
“张三坐在桌子前面。”
2. 张三在北京。
Zhāng Sān zài Běijīng.
TR Cov LM
“张三在北京。”
3. 张三在北京北。（*不可接受）
Zhāng Sān zài Běijīng běi.
张三在北京的北边。
Zhāng Sān zài Běijīng de běibian.
TR Cov LM Loc.
“张三在北京的北边。”

介词与方位词可以与名词短语（作为LM）结合，构成介词短语。二者



的结合体现了方向与位置的概念功能。根据上述例子，并非所有介词都可以与任意方位词搭配。Ursini等（2021: 3）指出，当参照物（LM）具有显著性与特指性时，空间介词也可以不与方位词共同出现。

汉语方位词在形式上具有类似后置词的特点，同时也表现出方位名词的性质（Trihardini, 2017）。Ursini与Huang（2020: 4）认为，这一特性使得方位词的词类归属在汉语语法研究中仍存在争议：部分学者将其视为附着词（adposition），而另一些学者则将其视为名词的一个子类。

基于以上论述，可以确定在方向表达中，各句法成分之间存在密切的语义关联，即运动体（TR）、动词、所使用的介词以及参照地点（LM）之间具有对应关系。这意味着，特定的方向类空间介词只能与特定的TR、动词及LM搭配。因此，在句子层面对空间介词使用偏误进行分析，与以往主要集中于短语层面的研究将有所不同。

偏误分析的研究结果可为汉语教学提供参考与启示，同时也可为后续从认知语义学视角开展空间介词研究奠定基础，例如探讨印尼学生对汉语方向空间概念的认知模式及其与汉语母语者之间的差异。语言的空间系统可以通过其空间介词体现出来（Utami & Arimi, 2021）。Evans与Green（2006: 5）亦指出，在自然语言中常用的方向介词是理解语言使用者思维模式的重要途径。方向表达中的介词使用，反映了人类空间认知的具体体现。

基于研究假设，汉语使用者与印尼语使用者在空间认知模式上存在差异，从而对汉语方向表达的产出产生影响。

三、研究方法

偏误分析是一种运用语言学原理与程序，对外语学习者在口语或书面语中所产生的不可接受表达进行系统识别、分类与解释的研究方法（Crystal, 2008: 165）。对学习者的偏误进行分析，通常被用于帮助外语教师识别错误产生的根本原因，并提出可行的改进方案，从而促进学习者语言产出能力的发展（Omar & Barzani, 2022: 257）。

本研究采用基于Corder偏误分析程序，并结合Carl James偏误分类模型进行分析。根据Corder（1973）的观点，偏误分析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步骤：（1）识别（rekognisi），（2）描写（deskripsi），以及（3）解释（eksplanasi）。

第一步为识别阶段，包括数据收集与偏误识别。在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后，本研究选取第4学期13篇作文、第5学期8篇作文以及第6学期5篇作文作为语料，共收集到587条方向表达语句。其中，包含表示方向终点的介词的语句共187条，具体分布如下：

表1. 学生作文中使用的方向终点空间介词数量

介词	到 dào	向 xiàng	往 wǎng	朝 cháo
----	-------	---------	--------	--------



学期				
4	19	12	1	0
5	60	12	2	0
6	60	16	1	4
总共	139	40	4	4

本研究的数据为学生在连续三个学期（第4、5、6学期）作文中所产生的方向表达中方向终点空间介词的使用偏误。在数据收集过程中需进行全面考量，尤其是由于部分介词具有多义性。根据Gong等（2019）的观点，部分汉语介词可涵盖多个语义范畴，因此具有多义特征。研究者首先需确认所收集语料中的介词确为表示空间意义的介词。此外，作文中汉字书写错误不纳入本研究讨论范围。当前汉语在印度尼西亚已从幼儿园至高等教育阶段广泛开展教学（Jonathan, Trihardini, & Prasetyaningtyas, 2022），但汉字作为非字母文字，其正字法特征可能影响学习者书面表达能力的掌握。在确保所收集数据的相关性之后，本文依据Li & Thompson提出的句法理论，对空间介词的使用偏误进行识别与分析。

第二步为描写阶段，包括对偏误类型的分类。根据James的分类标准，偏误可分为五类：（1）遗漏（omission），即应出现的成分缺失；（2）添加（addition），即出现了不应使用的成分；（3）误选（misselection），即成分选择不当；（4）错序（misordering），即语序使用错误；（5）混合（blends），即多种偏误类型的混合。

第三步为解释阶段，包括对偏误类型分布倾向的分析、对目标语学习难点的预测以及对偏误来源的探讨。该阶段不以偏误数量或百分比为分析重点，以避免研究过度关注数据统计，而忽视对学习者实际语言产出偏误的深入分析。

4、 结果与讨论

本文仅选取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偏误例子进行分析。依据James的偏误分类理论，学生在使用方向类空间介词时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偏误类型：

- 1) 遗漏（Omission），即应出现的成分缺失

[1] 他立刻飞到了那个瓶子。
 Tā lìkè fēi dào le nàgè píngzi
 “他立刻飞向那个瓶子。”



动词“飞(fēi)”属于位移动词，与“到(dào)”搭配表示到达目标方向是正确的。该句的偏误在于缺少方位词(localiser)。

句中名词为具体事物名词。要使句子成立，需要补充方位词以指明该物体的具体位置，如“旁边(pángbiān)”。

2) 误选(Misselection)，即成分选择不当

[2] 突然妈妈走进来就坐到我旁边。

Túrán māmā zǒu jìnlái jiù zuò dào wǒ pángbiān

“突然妈妈走进来就坐在我旁边。”

动词“坐(zuò)”属于姿态动词，通常与介词“在(zài)”搭配表示“在某处坐”。该句误用了“到(dào)”。

[3] 因为我是七月出生的，所以我爸爸把七月加到我的名字上。

Yīnwèi wǒ shì qī yuè chūshēng de, suǒyǐ wǒ bàba bǎ qī yuè jiā dào wǒ de míngzì shàng

“因为我出生在七月，所以我爸爸把‘七月’加到我的名字里。”

介词与方位词需合理搭配。在该句中，“加(jiā)”表示将“七月”加入“我的名字”，更适合搭配方位词“中(zhōng)”，而非“上(shàng)”。

[4] 它的嘴只能进到瓶口。

Tā de zuǐ zhǐ néng jìn dào píng kǒu

“它的嘴只能进入瓶口。”

此处“到(dào)”作为结果补语，与“进(jìn)”构成“进到”，表示动作成功完成。然而，“瓶口”不具备三维空间特征，且整体表达未体现“成功进入”的语义，因此使用不当。

[5] 母亲赶到小王的房间，立即将他送往医院。

Mǔqīn gǎn dào Xiǎo Wáng de fángjiān, lìjí jiāng tā sòng wǎng yīyuàn

“母亲赶到小王的房间，立即把他送到医院。”



“往(wǎng)”为兼类动词(coverb)，表示方向但未到达终点，且不能置于动词之后。此处应使用“到(dào)”。

[6] 他们还用父母的钱，然后他们还主要源是向父母。

Tāmen hái yòng fùmǔ de qián, ránhòu tāmen hái zhǔyào yuán shì xiàng fùmǔ

“他们还使用父母的钱，他们的主要来源是父母。”

“向(xiàng)”表示方向目标，而该句表达来源，应使用“从(cóng)”。

3) 错序(Misordering)，即语序错误

[7] 鼠鹿没有任何罪恶感，高兴地跑向黄瓜园，离开了生气的鳄鱼。

动词“跑(pǎo)”属于位移动词，应与“到(dào)”搭配表示到达目标。“向(xiàng)”作为兼类动词，其结构应位于动词之前，此处存在语序偏误。

[8] 到我跟爸爸家后，我妈告诉我们我爸的朋友来我们家只有给吃午饭，水果，和给我和妹妹钱。

介词后应接表示地点的名词。该句未正确安排语序。正确表达应为：我跟爸爸到家后……

[9] 我和孩子们可以舒适地坐到Kampung Bandan站。

Wǒ hé háizimen kěyǐ shūshì de zuò dào Kampung Bandan zhàn

“我和孩子们可以舒服地坐到Kampung Bandan站。”

动词“坐”不宜直接与“到”搭配。根据语义，应调整为：我和孩子们可以到Kampung Bandan站舒适地坐着。

4) 混合(Blends)，即多种偏误类型的混合

[10] 雪华送到我去火车站。

Xuěhuá sòng dào wǒ qù huǒchē zhàn

“雪华送我去火车站。”



该句同时存在错序与添加偏误。“到(dào)”作为结果补语已表达方向终点，不需要再添加“去(qù)”。正确句式为连动句：
雪华送我到火车站。

根据观察，印尼学生在使用汉语方向终点空间介词时，主要存在遗漏、误选、错序及混合偏误等类型。通过分析这些偏误，可以预测其主要学习难点如下：

1. 介词与方位词的概念

在遗漏偏误中，学生常省略方位词；在误选偏误中，则错误搭配介词与方位词。这表明学生尚未掌握汉语空间概念。根据Ursini等(2021)的语义映射，介词与方位词的组合涉及位置类型(轴向、方位)、参照系统及距离维度等因素，这些内容应在教学中加以强化。

2. 句法语序

学生在表达方向时，常将动词置于介词短语之前。这可能受印尼语语序影响。在印尼语中，谓语通常位于方向成分之前，而汉语则相反。例如：

他往前一直走。
(汉语：介词短语在前，动词在后)

汉语中方向性介词短语位于动词之前，而印尼语则相反。这种差异可能导致语序偏误。

3. 功能歧义

汉语介词多来源于动词，因此仍具有动词特性。例如“到(dào)”既可作介词，也可作动词或结果补语。

此外，“去(qù)”与“来(lái)”既可作动词，也可作趋向补语。在连动结构中，这种多功能性容易引起学习者混淆，从而导致偏误。

五、 结论

研究表明，印尼学生在使用汉语方向终点空间介词时，主要存在以下几类偏误：(1) 方位词成分缺失；(2) 介词或方位词选择不当；(3) 语序错误；(4) 语序与介词选择混合偏误。通过对这些偏误类型的分析



，可以预测印尼学生的主要学习难点集中在汉语空间概念（包括介词与方位词）、句法语序以及汉语句法功能的多义性方面。

印尼学生对汉语方向类空间介词的使用，反映了其对汉语空间概念的理解。本文假设，印尼语使用者与汉语使用者在空间认知方式上存在差异，即印尼语使用者在方向表达中不强调方向识别与身体朝向之间的互动关系，也较少考虑事件顺序的逻辑性。然而，该假设仍有待从认知语义学角度进行进一步验证。

根据Chaer与Agustina（2010）的观点，高等教育毕业生应具备理解外语使用者思维方式的能力。本文期望研究结果能够为汉语教学提供参考，促进基于跨文化理解的介词教学方法的发展。对汉语使用者方向与空间认知的深入理解，将有助于印尼学生把握汉语表达的思维方式，并能够更有效地进行方向表达。

参考文献

- Anas. (2012). 印尼学生习得汉语介词短语“在”时常见偏误分析.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 Chaer, A., & Agustina, L. (2010). *Sociolinguistik: Perkenalan Awal*. Jakarta: Rineka Cipta.
- Chen, P., & Liu, R. (2021). 对外汉语教材中“从”类介词短语研究. *文化学刊 Culture Journal*, 7, 116–119.



- Corder, S. P. (1973). *Introducing Applied Linguistics*. London: Penguin Books.
- Crystal, D. (2008). *A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 (6th e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 Evans, V., & Green, M. (2006).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Gao, F. (2015). 现代汉语空间介词分类探究. *Journal of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6(5), 68–72.
- Gong, X., Wang, X., & Ren, X. (2019).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汉语介词使用特征研. *Yuyanxue Yanjiu*, 1, 56–66. <http://doi.org/10.12002/j.bisu.192>
- Hou, Y. (2023). “在+处所”句法分析. *Journal of Honghe University*, 21(2), 110–132.
- Hu, P. (2022). 基于语料库的介词框架“从+X+方位词”偏误分析. *Yuyan Wenzhi Xueshu Yanjiu*, 2022(8), 6–8.
- Jonathan, M. A., Trihardini, A., & Prasetyaningtyas, H. (2022). Pembelajaran Bahasa Mandarin pada Masa Orde Baru. *Fenghuang: Jurnal Pendidikan Bahasa Mandarin*, 1(3), 45–54.
- Kiefir, P., Poulos, I. ., Raubal, M., & Duchowsky, A. (2017). Eye Tracking for Spatial Research: Cognition, Computation, Challenges. *Spatial & Computation*, 17(1), 1–19.
- Leng, S. (2008). 介词短语“在+X”的句法位置及介词“在”的阴险问题考察.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 Li, C., & Thompson, S. (1981). *Hanyu yufa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S. Huang, Ed.) (Translated). Taipei: The Crane Publishing.
- Liang, Z. (2008). 现代汉语中引进处所、时间的介词之比较研究. Lanzhou University.
- Lin, J., & Sun, C. (2016). Prepositions and Preposition Phrases. In C. Huang & D. Shi (Eds.), *A Reference Grammar of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u, Y. (2021). 从分析性参数看韩影介词与方位词. *现代语文 Modern Chinese*, 2021(3), 68–72.
- Musona, M., & Mushangwe, H. (2014). An Analysis of Acquisition of Chinese Prepositions by Native Speakers of Sho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 Research*, 2(2), 1–2.
- Omar, F. R., & Barzani, S. H. H. (2022). English Writing Errors of Kurdish EFL Undergraduates: An Error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Educational Studies*, 9(2), 256–266.
- Rahardjanti, T. (2019). Struktur Frasa Preposisi Bahasa Mandarin. *Jurnal Cakrawala Mandarin: Asosiasi Program Studi Mandarin Indonesia*, 3(1), 18–37.
- Trihardini, A. (2017). The Use of Locative Nouns Li, Shang, and Zhong as Mandarin Language Adposition. *Lingua Cultura*, 11(1), 59–65.
- Ursini, F.-A., & Huang, A. (2020). The Anaphoric Properties of Spatial Nouns and Prepositions in Mandarin: A Formal Account. *Lingua*, 2020(248), 1–27.
- Ursini, F.-A., Rao, Q., & Zhang, Y. S. (2021). The Polysemy and Hyponymy of Mandarin Spatial Preposition and Localisers: Building Semantic Maps From The Ground Up. *Frontiers in Communication*, 6, 1–19.
- Utami, N. A., & Arimi, S. (2021). Semantic of Banjarese Prepositions: Cognitive Semantics. *Deskripsi Bahasa*. *Deskripsi Bahasa*, 4(2), 86–93.
- Wei, J. (2021). “从”的介词化源义及其发展. *语言研究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41(4), 96–101.
- Yang, M. (2021). 对外汉语常用介词“在”、“从”、“于”的对比分析及教学研究 *Contrastive Analysis and Teaching Research on the Common Prepositions “Zai”, “Cong” and “Yu” in TCFL*. Henan University.
- Zelia, V. (2012). *Perbandingan Frasa Preposisi Bahasa Indonesia dan Bahasa Mandarin (Suatu Analisis Kontrastif)*. Universitas Negeri Jakarta.
- Zhang, C. (2020). 多功能介词“在”二语习得顺序考察. *Journal of Ningxia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 Edition*, 42(1), 15–20.
- Zhang, Q. (2021). 对外汉语教学视角下“从 X 到 Y”介词框架中“从”的隐现研究 *The Study of “Cong” Looming Law in The Preposition Frame of “From X To 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CFL*. Nanchang University.
- Zhao, Y. (2020). 外国学生习得汉语介宾短语偏误研究 *A Study on the Errors of Foreign Students Acquiring Chinese Prepositional Phrase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Zwarts, J., & Gardenfors, P. (2016). Locative and Directional Prepositions in Conceptual Spaces: The Role of Polar Convexity. *Journal of Logic,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25(1), 109–138.